



# 辞旧岁 迎新春

—2013年除夕之夜

文/徐卫玲

北风呼啸，落叶满地，一望无垠的田野上，麦苗静静地泛着绿色，土壤湿润松软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明净的雷泽湖畔，和煦阳光照耀下，白蓝相间，健硕的两只喜鹊叽叽喳喳、啁啾在枝头，衬托出即将到来的除夕之夜一家团圆圆、欢聚一堂是多么美好幸福的时刻。

快过年了，“穿新衣，戴新帽，逛公园，猜灯谜……”这些儿歌记忆犹新，充满童趣的情景不由自主浮上心头。往年走街串巷悠长的“冰糖葫芦”吆喝声变成现在守候在路旁贴着红色“冰糖葫芦”字眼的推车，不断映入眼帘。孩子举着醇美适口的冰糖葫芦、露着暖融融、红通通脸庞的情景好似在眼前，咬一口心怡透香的冰糖葫芦，甜到心底，购置几串带回家是常有的事情。

年轻的父母欢欢喜喜迎接新年，以往常常是冒着凛冽的北风赶集置备年货：水芹菜、青菠菜、嫩白藕；葵花子、白瓜子、西瓜子，糖果。如今如果到超市购置年货不会这么辛苦，琳琅满目的商品一定能满足家里的过年需求。糖果是属于孩子

们的欢乐，老年人一般不敢大吃，怕血糖升高。

为了迎接新年，家里会彻底清扫卫生，擦门窗，洗衣物，犄角旮旯不放过，累得“汗流浃背”。厨房卫生不容忽视，不过这些细节日常生活已注意，不用大管。购置回来赏心悦目、五颜六色的蔬菜放到厨房搁物架上，



洗洗切切，炒上八大盘子十一大碗的，温馨祥和、热热闹闹过新年喽！

杨柳青年画，“年年有余”，“鲤鱼跳龙门”，福字倒帖寓意福到家，帖门神驱鬼降福，春联自不可少，“金舞银蛇辞旧岁，万马奔腾迎新春”。剪纸，贴窗花，帖春联，

放鞭炮，除夕夜守岁，不一而足的过年习俗丰富多彩，异彩纷呈。

帖上喜气盈门的春联，伴着“噼噼啪啪”的鞭炮声，我们吃过八大盘子十大碗团圆饭，醇美润香红烧肉，美味喷香扒鸡，脆甜细腻酸奶水果沙拉、青翠欲滴凉拌黄瓜、营养丰富芹菜干丝，清心怡

的苹果，梨，橘子，桔子，洗干净，放到果盘里，守候一年最神圣美好时刻的到来——2013年除夕之夜12点的钟声终于响起来。那刻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不绝于耳，高楼大厦淹没在万家灯火、灯火辉煌的一片欢呼声之中。

我们家在旖旎的赵王河公园、芬芳的曹州牡丹园、芳香的天香公园一畔，有蔚为壮观的魏湾万亩荷塘令人向往，可观摩水天一色雷泽湖，可缅怀领袖黄巢起义故址、赵固堆遗址等历史古迹。逢年过节，带父母亲人游览观赏，无疑丰富了假期生活，开阔了视野。

打开心灵之门，推开自然之窗。走出家门，迎接大自然的怀抱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明净的雷泽湖畔，和煦阳光照耀下，白蓝相间，健硕的两只喜鹊叽叽喳喳、啁啾在枝头，衬托出即将到来的我们一家未来一年：平平安安，一帆风顺，吉祥如意，融暖如春。

# “福”到头了

文/孙中平

每年大年三十，家家户户红红的春联贴出来，如果我们从中选出一个经典年度汉字来，我想一定是非“福”莫属了。放眼望去，“福”星高照、迎春接“福”、“福”寿双全、“福”禄寿喜等，满眼皆是。最多的还是单个的“福”字，大的、小的、黑色的、金色的、正楷的、行草的，屋里屋外、院内院外、大街小巷，站立的、倒立的，形态各异。真是“福”满人间，“福”地洞天。

在那个辞旧迎新的时刻，辛苦忙碌了一年的人们，心里想的是“福”，嘴里说的也是“福”。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都在祈“福”、念“福”、盼“福”、接“福”，梦想者在新的一年里“福”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为此，人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把“福”字倒过来贴，即“福”到了。

然而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我家的“福”字似乎从来都是站着的。小时候，每到大年三十，一吃过早饭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缠着父亲熬浆糊、贴春联。其实，熬浆糊很简单。父亲先是往家中用来炒菜的小锅里加一点水，加热至沸腾时，再把事先准备好的白面水倒进去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在平时，这浆糊就根本用不着专门加工，用我们早上吃饭时剩下的白面糊涂就行了。但大年三十这一天，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。母亲说万不可以喝糊涂的。否则，也就一年到头糊里糊涂了。

父亲准备好浆糊，先是利用他的空中优势把我们家高处的春联一一贴好之后，剩下的几乎所有的单个“福”字都归我了。堂屋粮仓上贴一个，保佑我家明年“福”满仓；我睡的小床上贴一个，保佑我美梦成真，心想事成；灶台上贴一个，保佑我天天吃什么就有什么。这样一圈下来，所到之处，遍地是“福”，只差我衣服也贴满了。

记得有一

地上的那个盆子。见状，我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情急之下，顺手抓起身旁的一根木棍挥舞着就打在羊儿身上，青山羊“咩”地一声，落荒而逃。我穷追不舍，非要它还我浆糊不可。这时，耳边传来了父亲的声音：“我们家的羊儿是给你讨‘福’来了，你就赐给它一个‘福’吧。”我这才停止了追赶，破涕为笑了。

后来，我慢慢长大了，上学

字倒着贴，就是“福”到了。我禁不住恍然大悟。

从那以后，在过年贴“福”的时候，总要有几个“福”字，我特意倒着贴，且一边贴一边心中默念：“‘福’到了，‘福’到我们家了！”

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那个春节，我和妻携小女儿一起回来老家过年。大年三十中午时分，依旧是老父亲熟练地做好浆糊，放在小盆里，我忙着贴春联。小女儿自然也不舍得闲着，像我小时候一样，好奇地跟着我问这问那，跑前跑后。当我在母亲敬老天爷的地方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倒着贴上去时，谁知小女儿竟脱口而出：“‘福’到头了！”我潜意识地伸手一

把捂住她的小嘴，狠狠地瞪了她一下，什么也没有说。小女儿也好像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，默不吱声了。“‘福’到头了好啊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来！”一直在厨房里忙碌的父亲听见了，走出来，乐呵呵地对女儿说。

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下一年，一向身康体健的父亲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生命。不知是女儿一语成谶，还是偶然的巧合。以后很长时间，我都不敢面对失去父亲的残酷。我知道，生活中父亲是乐观的。如果父亲在天有灵，一定会在每年过春节时，为我们送“福”到家，并笑着对我们一家人说：“福到头了，没关系，从头再来啊！”



次，我把小盆中的浆糊端出来，放在地上，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堂屋拿“福”字，准备也让我们家的大功臣——水压井也沾沾“福”气。不料想，当我转身出来时，已发现浆糊不见了，盆子还在，光光亮亮的，旁边站着我们家的一只大青山羊，正悠闲地伸出红红的舌头舔着自己长长的嘴巴，两只黄中发绿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

了，识字了。过年时，不管走到哪里，“福”都与我形影相随。这一年，我随父亲去一个亲戚家串门，眼前突然一亮：一个倒立的“福”字映入我的眼帘。我心里纳闷：“这家人是怎么啦，连一个‘福’字都贴反了？”我越想越觉得可笑，但忍住没有出声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对父亲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小秘密。父亲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‘福’



来来去去  
这是年

文/韩国光

“数九”天的阳光，更有一种接近新年的味道。午后，我倚在那截桥栏上，目光先朝北望去，那儿一处溜冰场正在改建成公共花园。“轰轰隆隆”中，滚着履链的挖掘机在楼影、薄薄阳光里，忘情地敲打着原有的水泥根基，又像岁月在敲打着最平凡的生活。岁末了，这里盼了多年的公共花园，就要变成新的景观了。我脸向北看了一会，转身又往南面的马路看去，隔着一排绿化带，大小车辆来往往，川流不息。我从来没有欣赏车流的爱好，但飞驰的速度也足以让我有着联想，我于是想到了来来去去的年。

小时候的年，是穿在脚上跳蹦蹦的一双麻线底的新鞋，是母亲或奶奶、姥姥用棉布手缝的新衣裳。年，在孩子心目中，就是手摇着拨浪鼓，拿着冰糖球又闹着大人买这买那的日子。那时候，蓝色的卡其布、耐脏的咖啡色灯芯绒布，是男人尤其“小子们”穿着的主色调和最时兴的面料。小丫头、姑娘、媳妇们，多穿着染醉世界的粉红色和红色带方格的上衣。她们衣襟前有的系着手编的“琵琶扣”，可互相看着谁也不觉得土气。至于那映着梅花、喜鹊鲜红锦缎的紧身棉袄，似乎是新年里只有新娘子才可以穿的上好礼服。那时的年，从不计较人们穿着朴素，即使肩上、背上缀有补丁，但只要一串鞭炮炸响，人人便会感到“富足”而快乐的年来了。

随着年岁的渐长，年里年外就开始有了这样那样的设想和期盼。于是，在年夜饭中，父亲母亲便会说道：“小二子，小三子，等中学毕业了，我们就到街道早点办个‘劳动卡’，到时就好就业了……”年，在那段经济贫乏的时光中，许多人家都巴望着它来的快些，日子过得快些。想着孩子能早日有个工作，减轻家庭负担。年，悄悄地便加快了脚步，来到了需要帮助的人们身旁，它同情弱者，催人奋进。转首不意间，有的小伙、姑娘已走向了社会，参军或大学毕业，并且有了自己的小家庭。这时，又有些人感叹，年走的太快了。经常喊别人爷爷、奶奶的小孩子，如今已两鬓斑白，头发稀疏。年用它不宜察觉的神手，还在人们的脑门、脸颊上偷偷刻下了深深浅浅的沟痕。

弹指一挥间，恍若童年的笑声仍在耳畔回荡，我已是五十岁的人。五十载春秋，我从懵懂少年，经历挫折、磨难，逐渐领悟了世间些许道理。我觉得人生就像一部散文或小说，值得时时咀嚼和回味，而一个个新年日子，就是其中的引人振奋的佳言锦句。年，同时又是上帝赐给我们盘点人生旅趁程、刷新未来的“加油站”。为此，我们不必禁锢自己的思想。曾经的酸楚、疾苦、失败、不快，请统统抛弃，曾经的成功、幸福、自信、情意，请好好珍惜。

如今，城乡变化是日新月异，老百姓过年的话题，早已超出了谈论吃穿的层面。住拥高楼，出门有车，日行千里，周游四海，已不是少数人的梦想。然而，人们每逢过年，仍渴望着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热闹祥和的氛围。尽管一年年时光流转，自己的年龄又长了一岁，可在新年的欢快中，依然觉得自己的心还是那么年轻。来来去去的年啊，你抖擞着洁白无瑕的丰雪而来，又让我不老的情为你陶醉！

记忆中的春节